

往事

温家川水文站的故事

1952年10月,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视察黄河,发出了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的伟大号召,共和国第一代黄河水文工作者告别亲人,远离城市和家乡,来到黄河中游,深入到气候恶劣、交通闭塞、条件异常艰苦的山沟沟设立水文站。

1953年6月,年仅29岁的杨广成服从组织安排,毅然离开山东艾山水文站,赴陕西省神木县温家川设立水文站。临行前,他在河南开封参加了黄河水利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黄委会”)召开的治黄动员大会,一位领导的发言让他刻骨铭心,终生难忘:“水文站地处偏僻,条件恶劣,生活艰苦,但我们为黄河治理开发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收集水文资料,这是一项特别有意义、特别光荣的使命。水文测验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,不要说刮大风下大雨,就是刮石头下刀子也必须把第一手水文资料测到手。洪水涨到哪里,我们就测到哪里,决不能放跑任何一场洪水!”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在杨广成年轻的心里深深扎了根。

怀着治理黄河的雄心壮志,杨广成与测工杨廷学背上行囊和简易测验用具,离开黄委会驻地,乘火车、坐汽车一路颠簸,于6月28日到达山西临县。临县距温家川还有150里山路,没有通车公路,他们只好请一位向导带路,雇了一头骆驼驮负重重的行李,两人翻山越岭,风雨兼程,两天后

终于抵达目的地——温家川。

初来乍到,人生地不熟,语言又不通,要租一孔窑洞住都很困难。杨广成与杨廷学在热心村民指引下,来到一座废弃多年的破庙,把铺盖卷往地上一摆,就此安营扎寨。接下来,他俩不顾连日的长途跋涉、旅途劳累,立即开展工作。他们很快修了几支水尺,自己动手画上刻度,打在河里开始观测。

1953年7月1日8时,随着窟野河温家川水文站观测的第一组水位数据载入记录,黄委会温家川水文站宣告诞生,温家川从此与黄河水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吃糠咽菜住旧庙,破衣烂衫如乞丐,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。设站初期,他们摸不透山区洪水的脾气,听老乡说,温家川的洪水来去匆匆,很难捕捉,有时候太阳红彤彤的冷不防大水就来了。为了抓住这难得的观测机会,在没有观测房的情况下,他们经常在河滩里死守,困了就睡在河滩上,以便于水来了能及时醒来观测。有一次,看上去天气挺好的,但老乡们说:“到处都是泥腥味,夜里肯定要发大水!”二人不敢怠慢,晚上双双睡在河滩上。邻居大爷见他们迟迟不归,打着灯笼出来找,见他们在沙滩上睡得熟,忙把他们拽起来,生气地说:“你俩不要命了?大水就下来了,再不走,小心把你们冲到

黄河里喂鱼去!”两人将信将疑上岸不久,骤然间轰隆隆声起,黑压压的洪水咆哮而来,两人庆幸大爷及时相救,才侥幸捡回一条命。

设站初期,测验设施少得可怜,远远不能满足测验之需,平常测流通常采用涉水流速仪法,来了大水只能看几个漂浮物或观测比降来推算流量。涉水测流在天暖水小的时候还可以,到了秋冬再用这种办法,人可就受罪了。但为取得连续可靠的第一手资料,杨广成与杨廷学义无反顾,一次次跳进冰寒刺骨的河水里测流。水小时人受些罪还能测得,一旦水稍大些,即使人再不怕冷也很难测得到。一次,河水较大无法施测,两人站在岸上望河兴叹。无奈之际,对岸一头驮着花生蔓的大黑牛从河上横渡而来,当牛游到河中间时,从牛背上掉下一棵花生蔓缓缓流过断面。牛走不多远,身子一晃又掉下一棵,顺流而下。眼前的情景触发了灵感,他们当即找到村干部,借来大黑牛,通过骑牛放浮标的方式,顺利测完流量,并将此法沿用下来。随着温度下降,河里的冰花越来越密,再放浮标也不行了,只有继续涉水测流。

天寒地冻,光着两条腿下河测流,不仅考验人的耐力,更严重损害着他们的身体健康。智慧的杨广成又有了新主意,他们搞来两块破油布,穿上裤襠鞋,把油

布紧紧裹在腿脚上,然后下水测流。在零下十几、二十摄氏度的低温下涉水测流,待测完出水后,油布冻得像铁板一样,两腿僵直不能弯曲,行走困难,不用火烤一时半会休想把油布拆下来。村民们见了都心疼,说:“这样拼命可不行呀!我们这里天气冷,和你们南方不一样,等你们老了会落病的!”但英勇的水文工作者没有退缩,就这样一次又一次,忍痛坚持把封河前流量的第一手资料全部测到手,保证了水文资料的连续完整。

温家川水文站最初测量地点在石盘壕,20世纪50年代末在店坊滩修办公场所一处,测量地点在贾家壕。70年代以前,水文测量人员多来自山东、河南、山西等省。80年代后,随着当地考入黄河水利学校学生增多,大部分工作人员为榆林本地青年。1966年9月,随着人员增加、业务量加大,又将办公场所和测量地点上迁二百余米,迁往贾家壕对岸。那个年代,每逢节日,水文站职工经常和温家川村民、学校师生一起联欢。温家川村民和水文站职工相处和谐,关系融洽。

温家川水文站虽经多次搬迁,不管是温家川、路家沟(店坊滩)还是刘家坡,不管是用原始的放草靶测流,还是现在的卫星传输、短波数字化应用,“温家川水文站”的站名始终未变。 □温亚洲



吼出来的韵味

在西安上大学时,一次应邀到同学家作客。傍晚时分,同学的父母、大哥二哥和几个邻居围坐在一起,谈天说地,好不惬意。竟让人有了不知今夕何年的恍惚,连吹着的风都仿佛从大唐穿越而来。同学的大哥嫌不够热闹,便提议道:“咱唱几句秦腔吧,爱不爱听?”见主人这般热情,我们连声说:“好啊,好啊!”

“祖籍陕西韩城县,杏花村中有家园……”只见他变脸似的,瞬时表情悲怆,情绪激越,脖子上青筋突起,一秒进入角色。这句唱词我正好熟悉,许是知道剧情,许是能听懂唱词,许是唱者情绪表达得舒缓细腻、淋漓尽致,我竟立刻被感染了。

一段唱毕,大哥气喘吁吁地笑着说:“不行不行,我这太不专业了。还是让老二唱吧,他早年跟过戏班子,正式拜过师呢!”二哥也不推辞,起身站定,外衣一扔,拉开了架势:“金砖玉瓦两相逢……”这声音与大哥不同,慷慨激昂中透着一种苍凉悲情之气,如决决渭水扑面而来,直穿人心。一曲唱罢,让人荡气回肠,心情激动。此时,我才体会到,秦腔原来不仅可以畅快地“吼”,也可以发自肺腑深深地表演。

半晌,我回过神来:“别的戏种唱起来深情婉转,百转千回,秦腔为什么声音总是这般高亢酣畅、荡人心魄?”二哥啜了口茶说:“我师傅说过,和说软语的南戏不同,秦腔是从心里‘吼’出来的。”一个字,倒是让我悟到了秦腔的韵味所在。八百里关中大地,若不是“吼”,如何能与这厚实土地和厚重历史相得益彰?若不去“吼”,如何来表达秦川中人们的热情和赤忱?

又一日傍晚,我和朋友流连于西安书院门的夜市。古色古香的建筑,林林总总的古玩字画,让人仿佛在与汉唐的古风余韵对话。正沉迷间,听得一卖文房四宝的店门口,一位须发斑白的老者背靠凉椅,悠然沉醉地拉着二胡。身边简易的茶几上,放一只旧茶壶。前方凳子上,一位窈窕妇女端坐,唱着悠扬的秦腔。旁边小椅子上还有一个男孩,拿着一根棍和着二胡声在椅子靠背中间或“咣咣”地敲。他们旁若无人地唱着,令我完全看呆了。朋友拽了一把,我才回过神来。可环顾四周,竟没有像我这样驻足的。我犯嘀咕:“看情形,他们像祖孙三代。可他们是在做生意,还是在唱戏呢?唱得那么好,竟没有人听?”土生土长的西安朋友哈哈大笑:“不是为招揽生意,咱们这儿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。歇脚纳凉,逢年过节,随时唱;田间地头、街头巷尾,到处听得到;老人小孩,姑娘小伙,都能‘吼’两嗓子。人人都会唱,没啥好奇怪的。”

“没啥好奇”,但却激起了我的探究之心。第二天一大早,便直奔西安易俗社。我带着神圣的心情走进了园子,一种古朴厚重之气扑面而来。正走着,我被一块写着“古调独弹”的匾吸引住了。这是鲁迅先生1924年到西安讲学,在易俗社观看了秦腔表演后有感而题。他说,能有这样一个以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,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,实属难能可贵。

后来,我在学校的《中国剧种介绍》选修课上认真学习了秦腔的起源演变、唱腔和表演特点,对秦腔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。选修课老师也是关中人,在讲到自己的家乡戏时,他情绪激越地由秦腔讲到关中土人情,并让大家讨论自己所感受到的关中人特点。大家各抒己见,有的说直爽,有的说热情,甚至有人开玩笑说,关中人说话像吵架。老师笑着说:“这些都没有准确说出关中的性格特点。”突然,一位来自陕北的同学说:“关中的特点是说话做事不绕弯。”老师点头赞同。这就是我了解的关中人骨子里的特质:正直、朴实、执着,以及勇往直前、敢作敢当且不服输。

回首三秦历史,这样的人何其多:司马迁身遭宫刑发愤著《史记》,张骞九死一生连通西域,杨虎城、于右任、刘志丹……哪一个不是知难而进、百折不挠的血性汉子?当代中国文化界的“陈军”、路遥、陈忠实……哪一个不让中国乃至世界的心灵为之震撼?

任何一个戏种,都代表着特定的地域和人文特点。作为在关中大地上“人人都会唱,没啥可好奇”的秦腔,是生活在黄土高原、泾河渭水儿女的家乡情结,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梦想和期望,是这片广袤大地精神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写照,是自然而然从人们心底流淌出来的声音…… □王霁霞



扭秧歌 庆新春

倪树斌 摄

走一回陕北,无论如何得吃上一碗羊肉臊子汤的杂面。

杂面是由豌豆和小麦混合磨成的面粉制成的,属于粗粮,但吃法讲究,是典型的“粗粮细吃”。擀杂面耗时又费力,还需要一点巧劲。一根擀面杖到了陕北女子手里,就像是变戏法一样,一团面不一会儿就擀得如纸张一般薄而透。

我的外婆是擀杂面的一把好手,她擀杂面时总要在炕上铺上一块塑料布,再将案板搬到炕上,不时抓起一把面粉抛洒。擀面声动听而又有节奏,像戏台上不紧不慢的鼓点,总能将我的馋虫勾出来。不一会儿,缠绕在擀面杖上的杂面就变得越来越薄,铺平展开来比案板要大得多。

将薄透黄亮的杂面举起来,对面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,鼻子是鼻子,眉毛是眉

陕北杂面

毛。切杂面也有讲究,将一层层缠绕在擀面杖上的杂面横着划一刀,杂面卷便成了面块,再竖着切成粗细均匀的面条,抓一抓抖开。

调杂面的汤,种类有荤也有素,各家味道不尽相同,上好的当然是羊肉臊子汤。土豆、豆腐切成了,羊肉可以是风干羊肉也可以是鲜羊肉,煮好的杂面浇上臊子汤,再撒上葱花、韭菜、香菜,就是一碗正宗的陕北长杂面了。杂面透着豌豆的清香,汤里散发着羊肉的腥膻,举起一筷子杂面来,薄如蝉翼、细如发丝,吸溜上好几口还不见面条断掉。

杂面还可以切成柳叶状的杂面叶,配上切成大块的土豆、酸菜叶、豆角制成的

汤,叫作和杂面。街头巷尾的小摊上常常有卖,汤是提前调好装在保温桶里的,有客人来了就抓一把杂面叶下锅,一碗和杂面三两分钟就能做好。冬夜里,吃上一碗浓香滚烫的和杂面,立刻觉得浑身上下暖意融融。我在县城上中学时,时常下了晚自习去吃杂面,那时一碗一块钱。街边的小吃摊和早点铺如今还能吃到,只是一碗涨到了七八块钱。

现今各家很少再自己擀杂面了,市场上的杂面都切成了面条,买回去即刻就能下锅。但我还时常想起外婆擀杂面的情景,回味记忆中她亲手做的一碗羊肉臊子汤杂面的清香来。 □刘曹凯

秦味

甘泉古宫立风中

这座位于咸阳市淳化县北部五十里外的古行宫,沧桑寂寞,矗立在斜阳中,注视着田野的四季轮回,无言地坚守着自己的秘密。

从记事起,我就生活在甘泉宫遗址周围,从少不更事的官宦闺阁,到长大后的好奇问事,再到年过花甲的沉思探究,却一直搞不明白,这座当时地位仅次于汉长安未央宫的重要行宫,这座汉武帝一生先后70余次御驾幸临的皇家重地,这座汉家天子十分看重的避暑胜地,不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,怎么都惜墨如金,没有更多的信息记载?

翻阅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两汉记》等古籍,仅有的多是“幸甘泉”“行幸甘泉”……等只言片语,就连当时震惊全国的“巫蛊事件”,太子刘据自杀,立刘弗陵为太子,赐死其母赵婕妤这样与甘泉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事件,史书也是一笔带过,语焉不详。

通天殿与迎风殿的废墟是遗址内的两个主要遗迹,平地而起,高可数十丈。从淳化县城北,几十里外即可看见这两大土家矗立在甘泉山的半山腰。两千多年过去了,依然高大雄伟,直入云霄。散落各处的汉瓦碎片,俯拾即是,诉说着这里曾经

的辉煌,“长乐无极”“长生未央”“甘林”“万家灯火”等各类精美瓦当遗落在泥土中,常常为村民捡拾,同时标志着这里不同凡响的高贵。

曾经想从汉代大儒杨雄的《甘泉赋》中一窥甘泉古宫的模样,可惜这位辞赋大家用词瑰丽古典,比喻思虑夸张,几乎看不到纪实的成分。只给人以甘泉宫美轮美奂、富丽堂皇、无与伦比的感觉,却使人如雾里看花,看不清甘泉宫的真面目。

老家的旧庄基是一个地坑四合小院,是我与父亲用锄头、铁锹和藤条开挖挑土修成。这个仅有六口窑洞和一个门洞的小院落,不承想却误挖在了甘泉古宫的汲水区,院落的门洞与每只窑洞里都有填埋的古井,其中两个窑洞内竟然各有两口井,全院共有古井六口之多。粗壮的古井横在窑顶上,虽经数千年时光,填埋的黄土与原生土界限分明,熟土与生土未能连成一体。当时,我们一家人十分郁闷,总怕古井的填埋土掉下来,担心窑洞因为古井而不稳固,以至于好长时间,我都不敢在古井下面活动。

记得小时候,生产队请外村的拖拉机为我们队耕地,我们稀奇地跟着拖拉机跑,村上的老张哥坐在拖犁上打升降犁,就犁

出过一块长约一米二三,宽约八十厘米,厚约半厘米的青铜板,上面有精美的图案和文字。遗憾的是我们当时不认识篆字,更遗憾的是这块青铜板被打碎,几个司机与老张兄一人分得一块卖了废铜,让人扼腕唏嘘。

在一处庄稼地里,曾发现无数贝壳,猜想可能是甘泉宫御膳房所在地,不然,远离大海的黄土高原山区,怎么会有海鲜贝壳出现呢?

也曾见过一方封泥,上书“严道橘丞”四字。“严道”系古地名,为现在的四川省青衣江流域的雅安市荥经县一带,汉代这里为严道郡管辖,此地盛产柑橘,汉廷在这里设有“严道橘园”官署,负责为朝廷生产柑橘事宜。“橘丞”是朝廷委派在严道郡主管为朝廷生产供奉柑橘的官职称谓。这枚封泥在汉甘泉宫遗址出现,说明汉代从四川严道郡向长安甘泉宫供奉柑橘。西汉甘泉宫距四川盆地西南缘的严道郡千里之遥,柑橘越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道抵达甘泉宫,遥想当时甘泉宫的生活供给是多么丰富而多样。

前几年,陕西省考古队曾对甘泉宫遗址进行过小规模探查,据说,推测甘泉宫应为汉庭祭天之所,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

坛。由此,联想史书曾记载有汉武帝元鼎元年,曾于山西汾阴,也就是今天的万荣县宝井乡的后土祠发现宝鼎,送往甘泉宫,以祭祀泰一神,那么前几年曾出土于淳化县的大圆鼎,是否就是汉武帝当年运来的宝鼎呢?不得而知。

既为祭祀之所,当然行事诡秘,然年年岁岁仪式大都雷同,内容却基本乏善可陈,史书秘而不载,史官觉得缺乏历史价值,只作简要记录,自有其道理。自此,多年来的疑惑与迷茫,似乎也有了答案。

土地因历史而古老,古老的土地曾经走过汉武帝自信满满的脚步,也曾承载过汉家天子的雄才大略与追悔罪己,掩盖过杀母立子的秘密,也见证过临终托孤的无奈……

面对甘泉古行宫遗址孤寂清冷的两堆黄土、一只残存的石熊、一通巨大的石鼓和遍地瓦砾,不由让人感慨万端:为万民计,则路越走越宽广,为一私谋,则道愈行愈窄,且行之不远。

曾经美轮美奂的甘泉宫,而今却隐没于历史烟雨中,荒芜在田野里,清代就有人观后发出“牧儿莫放秋山火,猎犬鸣吠不忍听”的感叹,今天依然有人前去参观,而历史却直教人沉思。 □王朝鲜

西周铜爬龙



年代:西周
出土地点:宝鸡市扶风县召公镇
屈良村海家组窖藏
收藏单位:扶风县博物馆

西周铜爬龙,1992年9月30日出土。由首、身、尾三部分组成,龙身正视,双目外鼓,头部有对称的独角,鼻翼上有突出粗鹿角,额上有四边锥形突饰,双眉呈短刀状,口巨张,上下齿相勾合。

龙身呈弓形突起,背有高扉棱,四足粗短有力,腹侧及上卷的尾部饰阴线斜方格纹,足部残缺,据有关资料看可能是大型器物的附件。

爬龙造型生动,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,是西周青铜器中不可多得

鉴藏